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編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以便读者阅看这期文史资料时作参考。

本辑资料大都为“文革”前所征集，不少作者今已逝世。在整理他们的遗稿过程中，其选材、校点及史实的勘证等方面不免有错误和欠缺之处，恳望各界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1年2月



孙中山先生1913年在日本东京



孙中山就任大元帅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举行开幕典礼。



1913年3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回到上海，召集会议，发动二次革命。



1911年12月联军光复南京，图为联军与清军在争夺紫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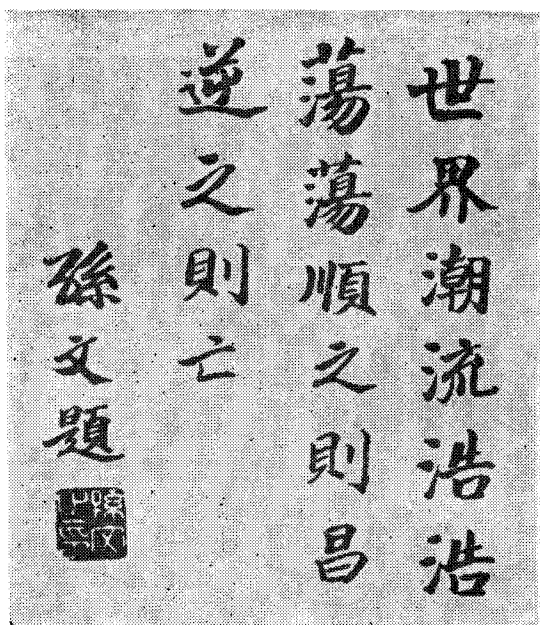
孙中山北上至天津
(19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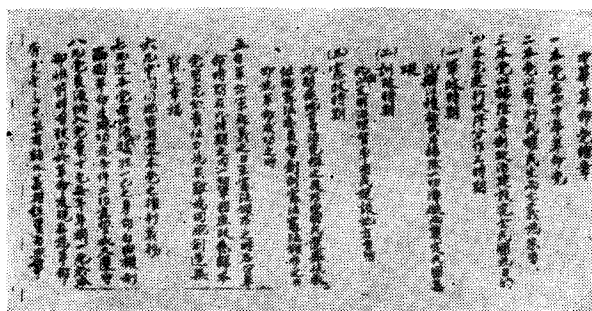
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时摄影
(1914年)



孙中山先生家庭合影



孫中山先生手迹之一



孫中山先生手迹之二
中華革命黨總章

前 言

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在七十年前的今天，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求祖国的独立与富强，高举民主革命伟大旗帜，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编辑了一部分辛亥革命的资料，企图从各个方面反映辛亥革命这一伟大历史运动。其内容有回忆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们为谋求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而坚持不懈地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有追记辛亥革命光复南京、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斗经过，以及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介绍南京光复前后各官僚衙门和社会各界的动态；还介绍了本省其他一些地区和一些兄弟省、市辛亥革命的历史。辛亥革命最后被袁世凯窃夺了胜利果实，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又举起了讨袁大旗，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失败以后流亡海外，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领导反袁革命斗争。以后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本辑有几篇文章即介绍了辛亥革命这一历史的延续。

在编辑这一辑资料时，我们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史全生同志帮助认真校阅、整理，并写了一篇《清朝的官制和兵制》，对清朝各级官僚衙门的组织和职能以及各种兵制的组合，作了扼要的介绍，

目 录

前 言

-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柏文蔚(1)
- 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郭汉章(36)
- 光复会的回忆……………王璧华(53)
- 陶成章与光复会……………陶玄(58)
- 黄兴断指之真相……………郭汉章(64)
- 辛亥革命前后我参加妇运的回忆……………沙慕新(67)
- 辛亥年联军攻克南京纪实……………孙福基(74)
- 天堡城辛亥剪影……………唐枕秋(86)
- 我在辛亥革命时候的经历……………许澄庆(93)
- 辛亥历险记……………湛秉直(98)
- 南京光复前的官场势态……………朱伯房(103)
- 辛亥南京光复前后见闻点滴……………吴次藩(111)
- 南京光复前后的各界动态……………林子硕(119)
- 扬州辛亥革命散记……………梁岵庐(123)
- 淮阴辛亥革命的片断回忆……………汪新民(128)

松江军政分府及其他……………朱叔建(132)

辛亥革命时期丰县社会一瞥……………程厚之(141)

我所知道的李烈钧……………王辅宜(150)

从江西起义到参加武昌首义之战……………周维纲(166)

民初江西省政府……………王辅宜(175)

福州光复时满族旗营内的

情况……………伊二根觉罗·通甫(181)

王文庆、童保暄与光复上海、杭

州的关系……………张少圃(193)

范鸿仙与铁血军……………毛北屏(197)

癸丑讨袁之役南京独立纪实……………谌秉直(200)

中华革命党时期杂记……………施方白(212)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左右两派的斗争……………范体仁(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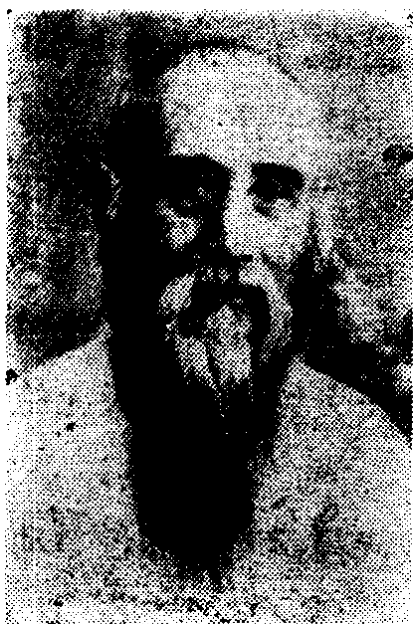
清朝的官制和兵制……………史全生(246)

附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辑

重版预告……………(262)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

柏文蔚 笔记 王坦夫 整理



编者按：柏文蔚（1875——1947年），安徽寿县人。早年曾任南京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管带，加入同盟会，在革命党首领赵声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1906年因遭两江总督端方迫害，潜往吉林，曾任延吉边务公署标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在南京策动新军第九镇起义，参加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之役。后任安徽都督，“二

次革命”时任安徽讨袁军司令。

本文记述了柏文蔚从1911年到1916年的亲身经历。它是“文化大革命”前王坦夫根据作者的儿子柏心翰交给他的笔记原稿整理出来的。王坦夫为作者的外甥，已於1975年病故。本文题目是编者加的，并分成五个段落，又承史全生进行了校订，并加上简注。

辛亥年，余三十六岁。二月，奉天督练处奉谕改组，以军事参议一人总揽其事，亦谓之总参议，蒋方震任之。余被淘汰，盖由来渐矣。是时，管云程为河南总参议，将之任，余往送之，管则以最冷淡之态度待余，余将入座，即声明曰：“余来为送总办之行，非有他求也。”管即变为温和态度曰：“你如何打算？”余答曰：“吾将入山耕田，不愿溷迹仕途矣。”管则殷勤备至，优礼有加。余更知势利场中之齷齪矣。

五月，余赋闲经济更不能支，起饿腹恐慌，而同志者更困苦。余就食于廖燮堂（廖元煌字燮堂）家。廖为学校教师，其夫人在女子师范求学，所入五十金，有仆一人，尚可日获三饱，亦无所忧也。时至七月，北地早寒，未免顾虑秋衣。余决计至呼兰寻‘天边羊’筹款偿还旅债，谋于廖，凑资五十元，遂往焉。‘天边羊’者，赵姓，为人慷慨，余说状，即慨然赠俄卢布五百元，合中国钱七百八十余元。中秋节，由哈尔滨回奉天，时已雪深尺许。付还三江旅馆债务及接济同志者外，尚余二百金。余与廖氏夫妇笑曰：“天无绝人之路，又何可畏也。”

八月二十一日（阳历十月十二日），报载武昌兵变，并说举动文明。余与诸同志窃喜，皆云否极泰来，时机已至矣。二十二日，得范鸿仙、郑赞丞急电，促余南下，一日三电。余即召集旅奉同志会议，皆曰关内起义，关外亦紧要，不可无人主持，当即复电不回。

二十三日，又得陈英士（陈其美字英士）电，言甚激切，云：“百先（赵声字伯先，又字百先）已故，长江非异人任”等语。余复召集诸同志会议，决定东北工作，由廖燮堂与梁实卿、卓卿昆仲主持联络，余决计南返。

二十四日，余携三十元至营口，以川资不敷，遂典质焉。

(一)

九月初一日抵上海，陈、郑、范（即陈英士、郑赞丞、范鸿仙）晤面，皆大喜。余说明东北情形，陈允汇款接济，另派人联络。

九月初二日，黄克强（黄兴字克强）归自南洋，即会议于英士家，决定克强担任武汉方面事宜，余担任南京。是时，清军攻汉口甚急。余初三日赴南京，克强初四日乘红十字会船赴汉口。余至南京之日，第九镇下级官及头目来会者数十人，气甚旺，而主持大计者为凌毅、李华依诸人。研究军队内容，皆以新军有枪无弹为虑。余复回上海与陈、郑、范谋。英士之管财政者为杨谱笙。陈命先拨款千元购手枪，制炸弹，机关设在牯岭路，由范鸿仙主持。有巴泽汉者，黄花岗之漏网者也，精工制弹术。三日以内制成一千二百颗，又购手枪三百支，全数交余。余率死士百余人，用褥被毛毯包裹以行，乘三等火车，人皆避之，然亦无干涉者。至南京，皆搬运内桥机关存焉。是时，南京军队分四种：新军则为第九镇，徐绍桢所统。江防军十六营，张勋所统。旗营无建制，约千余人，直隶于江宁将军铁良。督标绿营改为巡防军，亦无建制，约二千人，则为督署卫队，直隶于总督张人骏。旗营为满人，张勋取下有恩，且皆功名利禄之徒，不易为力。而巡防军多淮军旧侣，以乡情故，皆表同情。新军骨干为三十三标、三十五标，均系征兵，自经赵百先、林凉生（林之夏字凉生）输入反清主义以后，印象甚深。至三十四、三十六两标，为老湘军改编。骑标、炮标、辎工两营，亦皆征兵，下级官亦多学生出身，受有熏染，一致反清者也。

军事计划决定：先以巡防营二千人发难，先攻铁良，夺取械弹，三十三标在三牌楼响应，抢清凉山之火药库。命令于九月初

八日夜十二时发出，定于初十日午后十点开始动作。乃事机不密，为侦者所知，张人骏令徐绍楨将全镇开拔秣陵关，限于初十日午前十二点以前竣事，否则以违抗论，即以江防军剿灭之。徐与张勋向不相能，又因全镇有枪无弹（本来每枪有弹五十粒至百粒，因武昌起义，铁良以最敏捷之手段收回），亦即遵令退出。是时，该镇第十七协协统孙铭在外未回，十八协协统杜淮川驻镇江，三十三标标统王光明逃走，以伍崇仁代。炮标标统陈懋修逃走，无人接统，军心浮动，不可遏抑。徐驻秣陵关不敢入城，亦不敢举义。张勋传令闭城拿人。同余来之人皆住城外。内桥机关仅李华侬夫妇二人，上江公学校长凌毅一人，与余仅四人而已。而上江公学内桥等处，忽添警察各十余名，形势恶劣，所幸余四人皆镇定。

十三日清晨，炮标排长侯城，辎重营正目李朝栋由秣陵关来，邀余前往。是晚六时，趁月光荡小舟往焉。凌与李氏夫妇留守城中。余舟至上方桥见两岸已有多人来接，内一人问柏管带来了没有，侯、李出应曰：“柏管带已来。”忽掌声雷动，盖全镇正副目均代表士兵在此欢迎也。余因未知镇部情况，未敢声张，投宿三十三标伍崇仁处。是夜全镇士兵刺刀皆开口，已自由刺伤旗籍军官排长三人。

十四日，徐统制闻余至，遣使召余至镇部。余与伍崇仁计议妥当，下令各正目作万一之准备。若徐公能反正，吾辈当拥为都督，听令进攻南京。遂于午后六时往谒徐公，见面时亲热如昔，握手不放者五分钟之久。老人态度似哭似笑，不可言状。是时镇部门前已现拥挤之状，徐公命余出向众宣告，众始退。

徐公首先告余：“王统带去职，已由伍寿卿（崇仁号）代理；陈统带去职，此缺拟请你负责如何？”余当即历陈当前形势，并表示一致拥戴之意：“只要公能领导反正，虽一弁目亦愿为也。”徐公曰：

“余老矣，汝辈青年，万不可叫我做难题目。”余当即回答：“请公勿忧，一定有好办法也。”是时孙协统亦归，新由日本回国的史久光兄弟及正参谋官沈桐午均在座，当即商议举义事。余主张南京先发，次镇江，次苏州，次上海。而徐、孙、沈、史诸人，皆主张先上海，以次攻南京。服从多数，计划乃定。徐公当即命余往上海运枪炮子弹发给部众，作进攻准备。

十五日，余动身往上海，经南京入城已下午七时，得沪电，知上海光复，连夜折回，报告徐公，并附意见数条：

一、张勋、铁良粗识军事，恐乘我无备来攻，公宜由上方桥退马群拔镇江，俟补充完备反攻。

二、城内巡防军，宜不断联络，物质上应予以便利，定可归心。

三、无论如何必俟子弹补充完备，方可举动，不得冒险。

十六日午前十时，又得沪电，苏州巡抚程德全反正，苏州光复。同时张勋遣使曾云生、何绍先二人，皆余之武备练军同学，衔张命与余言和，提出条件：

一、反正。

二、拥张制军为都督。

三、保全铁将军全家生命财产。

四、张自己不要升官，保存其江防军存在。若能答应签字，即刻悬挂白旗，以免糜烂地方。

余当时提出，张能策动反正工作，余个人甚表欢迎，但此间全权由徐统制主持，应与协商决定，曾、何去后，二小时复还，传达张与徐积不相能，无说话余地。余复提出到镇江召集会议解决这一问题。曾、何称善而去。

余恐张反侧，不利于余，乃乘机由秣陵关赴镇江，转往上海

领枪弹十万粒、炮弹三百发、炸弹两千颗、手枪五百枝，派人用包裹携带，运至镇江存放。

第九镇三十六标驻镇江(由江阴移来)，标统已逃走。该标第三营管带林述庆操纵全标。余至镇江，林已秣马厉兵，待机而发。当时在镇江者有林之夏、陶骏保(第九镇第一任正参谋)、郑为成(第九镇最初之炮标标统)等。当由林述庆领导会议，决定于九月十八日宣布独立，光复了镇江。当时旗营虽稍有反动，旋即平服。林述庆为镇军都督。

当余运械弹至镇江后，知第十七协协统孙铭(少江)及书记唐曼公已先在，但因与林述庆意见不合，不敢出面，恐遭毒手。余寻之于江边旅馆中，孙问计于余，余乃说明余之主张：遵照秣陵关会议计划，将械弹运至秣陵关，到马群请徐统制就都督职，露布全国，进攻南京，并应保持第九镇原有系统，任何人不得破坏。孙闻余言，乃告余曰：“君辞统制去后，十五、十六两日报告，内有张勋与君接洽问题，颇引起徐公左右的忌视，且以为全镇目兵只知有柏管带，不知有徐统制，更为不满。今闻君言，知君气量宏伟，吾心已安。但林颂亭(述庆)不能合作奈何？”余曰：“暂时可不研究，我们同到马群，见了徐统制再行计议。”乃决定用车运械弹由陆路起程。

二十一日午前六时由镇江西关外金鸡岭出发，行未十里，而南京九镇败兵已纷纷退下，知已全镇覆没，如鸟兽散。据报，徐统制轻信人言，不等弹药运到，即下令进攻。当时除步兵三十四标每枪有子弹三粒外，其他步兵如三十三标及工、辎等营，马、炮等标，虽无子弹，亦随同前进，卒因弹药不济，而遭失败。余与孙铭等人即停止前进，折回镇江。余当时被各方面公推负责担任招集九镇散兵，当即下令数通，使所有溃兵聚合镇江，以待整编。

又遣使赴沪报告，另函英士，请其设法协助补充。

此时徐统制受左右包围，避居上海。适黄克强亦由汉口来沪，而镇江之林述庆、陶骏保适均在沪。克强、英士误听徐公左右一面之词，乃误杀陶骏保。余闻信赶至上海，向克强、英士说明原委，且陶骏保在镇江谋独立，与徐统制在南京的失败，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大有损失，以后希望大家特别慎重。时宋遁初（宋教仁字遁初）在座，对余言甚表同情，立令追回正法林述庆的命令。噫！险矣。

次日清晨，余与林述庆潜行至高昌庙，乘江贞兵轮回镇江，部署一切。而上海决议公推徐统制为联军总司令。消息传来，林述庆大起反对，林凉生劝之不从，乃不辞而别，表示脱离镇军。余复继续劝解，说明利害，并陈明英士所拨步枪三千枝，款二十五万元全数在此，当前重要工作是充实整编自己的部队，不然大敌当前徒作意气权利之争，智者不为也。林为之动容，余乃袖出欢迎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电稿，乃与余共同签发。

联军总司令部，设在镇江西关，徐与幕僚，皆集中于此。余与林述庆亦联翩往见徐公，讨论进攻南京事宜。但徐终以第九镇全部归余领导不能适然，而幕友不明大义者复挑拨是非，仇视余部。适张勋代表曾云生、顾子彬（原系何绍先，后改派顾子彬）到镇江接洽和平解决问题，反被联军宪兵捕去，执法王某不加分说，将曾、顾二人惨杀。又余部之侦查兵在江边巡查，宪兵见是余部符号，亦捕交军法处棍责，血肉横飞，抬送余部，官兵见之大哗。余不得已特到总司令部请示徐公，报告以上二事，而徐公不知也，当时震怒力主严办，而军法王某已闻风远扬矣。张勋愤吾人无信，惨杀其代表，妥协之议，遂告绝望。

自此以后，余与联军总司令部隔阂日深，林述庆以夙怨与徐部